

蒲松龄生平 创作 艳遇 异闻

# 聊斋情话

孙青云 著

春风得意 南游萍踪 聊斋寡灯 西铺设馆



# 聊斋情话

■ 孙青云 著

华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聊斋情话/孙青云. —北京:华艺出版社, 1997. 6

ISBN 7-80142-003-9

I. 聊… I. 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9627 号

## 聊斋情话

孙青云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编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仰山印刷厂

850×1168 1/32 10 印张 240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一版 199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0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ISBN 7-80142-003-9/I·003

定 价: 14.30 元

## 楔子 仙乡寻踪

一位自小迷恋聊斋故事的江南女子，在灯红酒绿、水秀山明的“天堂”之地，自甘寂寞埋头笔耕，立志要写一部以世界短篇小说之大师——蒲松龄为“白马王子”的长篇力作。然而这并非易事，当她面壁苦思要刻画那曾刻画出众多栩栩如生的狐仙花妖鬼魅的蒲留仙时，才深感力不从心。仅凭东鳞西爪，道听途说难以成篇。于是，她毅然放弃家事，只身北上，来到蒲公故里，不舍昼夜，无分寒暑在纪念馆抄录资料，去柳泉边草亭下聆听村夫野老津津乐道，亦或去蒲氏设馆数年的西铺村，在蝴蝶松下盘桓，还沿蒲氏南游路线领略江淮风情，甚至在凄风苦雨的秋夜情人湖畔寻访留仙踪影，但无缘相见，为之郁郁寡欢。村中乡亲见她如此至诚，便将鲜为人知的奇闻异事讲给她听——

“文革”时，长眠地下的聊斋先生也未能幸免，其墓被毁于一旦！据一位目击者说，掘墓者打着手电钻进墓穴，打开正面那具棺木，只见蒲氏后脑勺下枕着一部书稿，掘墓者惊喜异常，以为是一部《聊斋》之外的奇书，可以价值连城，小心翼翼地抽出书稿，捧至洞口，外围的人争相观看，哪知一阵风吹，书稿旋即化为纷飞蝴蝶！掘墓者扫兴而又心存侥幸地重又钻下墓穴，切盼寻得一点金银珠宝，搜过蒲松龄棺木，无所获，又搜左侧的蒲夫人，亦无贵重殉葬品，正想趑趄回，却猛地怔住，只见蒲松龄棺木右侧还有一付薄棺，打开一看，哦！竟是一位束长发、戴玉戒指的女性尸骨！消息传开，不仅蒲氏家族颇为惊奇，就连四方蒲学家及好事者也纷纷赶来考察、猜测，莫衷一是：

有人说，蒲氏生前写下千姿百态的狐仙花妖、倩女艳妇，定然是一个情种，娶个小妾是情理中事。但又有人质询，此说假使成立的话，这个小妾又是谁呢？家居何处？是本乡的小家碧玉？还是从宝应或扬州带回的南国佳丽？

至于那部随风而逝的奇书，更是众说纷纭，或谓“天书”，或谓医书，或谓“房中书”……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书！

还有人声称：蒲松龄具有先天性的特异功能，生前亲眼看到过狐仙鬼魅……

凡此种种，使那位江南才女如坠五里雾中，无从下笔，正在焦灼之际，适逢一位名播遐迩的蒲学大师到“仙乡”参观访问，她大喜过望，慕名拜访，向大师倾诉了自己的心愿和苦衷，大师答应在蒲家庄小住数日，与她共同探讨。

书馆之夜宁静而神秘。在豆棚瓜架掩映的书房里，大师借来蒲松龄当年用过的锈迹斑斑的蜡台，请那位江南才女点上一支蜡烛，大师坐于八仙桌旁，女作家坐于桌前，虔诚如女弟子，她操着带有普通话韵味的吴侬软语，提出好些个疑问，大师点上一支支香烟，清晰而深情地予以解答。烛花灼灼跳荡，风吹门扇摇晃，似有狐仙造访，女作者惊魂甫定，大师侃侃而谈。

蜡烛点了一支又一支，42支蜡烛燃尽了，他们的谈话录也终止了，形成一部别开生面的《聊斋情话》……

## · 目 录 ·

|           |   |      |       |
|-----------|---|------|-------|
| 楔         | 子 | 仙乡寻踪 | (1)   |
| 第 一 回     |   | 洞房花烛 | (1)   |
| 第 二 回     |   | 幸遇恩师 | (8)   |
| 第 三 回     |   | 风华少年 | (16)  |
| 第 四 回     |   | 履痕诗情 | (24)  |
| 第 五 回     |   | 惜花印影 | (31)  |
| 第 六 回     |   | 西窗剪烛 | (37)  |
| 第 七 回     |   | 墙头俚曲 | (46)  |
| 第 八 回     |   | 聊斋风雨 | (53)  |
| 第 九 回     |   | 稷下惊梦 | (61)  |
| 第 十 回     |   | 萍踪浪迹 | (68)  |
| 第 十 一 回   |   | 故人憔悴 | (75)  |
| 第 十 二 回   |   | 弦歌哀情 | (83)  |
| 第 十 三 回   |   | 鲈鱼放生 | (90)  |
| 第 十 四 回   |   | 世路风波 | (99)  |
| 第 十 五 回   |   | 人言可畏 | (108) |
| 第 十 六 回   |   | 南国风流 | (115) |
| 第 十 七 回   |   | 浚河告捷 | (122) |
| 第 十 八 回   |   | 孤鹜晚霞 | (127) |
| 第 十 九 回   |   | 丹亭香魂 | (133) |
| 第 二 十 回   |   | 顾影沾巾 | (142) |
| 第 二 十 一 回 |   | 柳泉清茗 | (151) |

|       |           |       |
|-------|-----------|-------|
| 第二十二回 | 今夕何夕····· | (158) |
| 第二十三回 | 毅然上书····· | (165) |
| 第二十四回 | 案冷疑冰····· | (174) |
| 第二十五回 | 夜话周村····· | (183) |
| 第二十六回 | 铄羽而归····· | (190) |
| 第二十七回 | 情中痴客····· | (198) |
| 第二十八回 | 聊斋自志····· | (206) |
| 第二十九回 | 西铺坐馆····· | (214) |
| 第三十回  | 闹馆自嘲····· | (221) |
| 第三十一回 | 隐园狐梦····· | (230) |
| 第三十二回 | 金兰之交····· | (237) |
| 第三十三回 | 寿席宴前····· | (244) |
| 第三十四回 | 青灯明月····· | (252) |
| 第三十五回 | 伊人秋水····· | (261) |
| 第三十六回 | 千金易稿····· | (269) |
| 第三十七回 | 秋闱蹉跎····· | (277) |
| 第三十八回 | 古寺访友····· | (285) |
| 第三十九回 | 崂山采风····· | (292) |
| 第四十回  | 泪洒隐园····· | (300) |
| 第四十一回 | 辞馆归家····· | (304) |
| 第四十二回 | 传神写照····· | (312) |



## 第一回 洞房花烛

唢呐齐奏，彩鞭爆响，两乘彩轿颤颤悠悠地由西向东，进了满井庄的“康平门”，围观的乡亲便刷地塞满了街筒子，轿夫们一步挪不了一拊远，但那颇有节奏的颤悠一刻也没有停止，后面是新娘的彩轿，顶端的彩饰仿佛翩飞的彩蝶儿，轿前的彩帘儿微微撩动着，人们巴头瞧眼儿，窥视着新娘子的靓妆秀颜。

“娶回家再看不好吗？”新郎官蒲松龄坐在前轿里，感到有点儿可笑，觉得自己和后面的那个她就象猴儿似的，被人们从远山野林间捉了来，硬塞进花轿里，任人摆弄，这便是千古以来被人们所欣赏的与“金榜题名时”同样荣耀的“洞房花烛夜的前奏吗？”

他和她——那个被称为新娘的刘桂枝两年前就到蒲家庄来了，作为他的未婚妻寄居在他家里，那时她年方13岁，瘦小伶俐的，白天推磨，烧火，晚上跟婆母学针线活儿，难得看到她的笑脸，很少听到她的笑语。“她是个木偶、泥塑吗？”有时蒲松龄坐在厢房里读书，呆呆地望着桂枝的身影在对面窗口映现，怅然地想：她是在绣花吧？送给谁呢？她是在做鞋吧，我的脚多大她怎么知道？她才13岁，皇家在民间选美，怎么会轮到她呢？她的老爹，我的老泰山也未免太大惊小怪了吧？他老先生“文战有声”在淄川谁不知大名鼎鼎的刘国鼎呀？为何要把自己的爱女许配给后生小子蒲松龄呀？他百思不得其解。

那天，父亲大人外出经商回来，蒲松龄正在书房里朗读《庄子》，他的思绪正在伴随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鹏鹏神游天穹，猛地被一声断喝惊醒了：“三儿！《四书》《五经》背熟了吗？谁叫你看这



邪书?”

“是……孩儿今后再也不看它了!”他生怕父亲抢走,赶紧合上书本,压在镇纸下面。

“明天一早跟我到刘家疃去,刘国鼎先生要见你一面!”

“刘先生见我干什么?”

“我托人向刘先生求亲,人家自然要相看一下的……”

“爹,我年纪还小……”蒲松龄蓦然一惊,婉言回绝,“我,我不去!”

“什么?!”蒲槃两眼一瞪,将肩上的搭裤往椅背上一掼,就势一坐,他那有点发胖的身躯压得那把小椅子吱咯作响。

蒲松龄低眉垂目,不敢言声了。在蒲家,甚至整个满井庄,没人对蒲槃说个“不”字!

于是,蒲松龄只好跟父亲大人到了刘家疃。刘老先生过问了几句“读书上进”的话,勉励他“青云有路”,就打发爷儿俩出来了。

“爹,我怎么没见着她?……”蒲松龄惴惴地问。

“她?……噢!”蒲槃犹豫了一忽儿,淡淡地一笑说:“人家是个大家闺秀,能叫人随便见吗?”

“可她要作我的媳妇呀,她要是瘸腿瞎眼呢?”蒲松龄不无嗔怪地咕哝了一句。

“胡说!那姑娘是名门闺秀,我瞄了一眼,相貌挺端正的。”蒲槃自信地说。

“爹瞄了一眼,能看得清吗?她的品行、才能高低,岂能瞄一眼便知端底?”蒲松龄隐忍着内心的不满,轻声诘问。

“这事我已说定了!再讲亦无用!”

“孩儿不愿,请爹见谅!”

“混帐!”蒲槃勃然大怒,扬手欲打,但见儿子毫无惧色,又

无可奈何地落了下来，叹了一口气：“你想找什么样的？国鼎先生家别人想高攀还高攀不上呢！”

“何必要高攀呢？那样只会依仗他人，给自个带来趋炎附势之嫌。”蒲松龄摇头一笑。

“刘先生以道德文章名贯乡里，是他瞧得起我，才答应这门亲事的，你老爹何时趋炎附势过？你难道不明白？”

蒲松龄不再争辩，自悔有些言重了，他深知父亲“少力学而家苦贫”，二十多岁还进不了学，受家口之累，不得不弃学经商。后来治起家业，一面闭门读书，做“处士公”，一面散其钱财，周贫建寺，颇受乡邻敬重。后因四子一女，家道渐落，不能延师，由父亲亲自教读，他自幼从父读书，经史皆过目成诵，在兄弟之中最受父亲钟爱。而今又为自己的婚事煞费苦心，不该当面顶撞，惹父亲生气……

呜呜啦啦的唢呐高奏喜乐，噼哩啪啦的鞭炮在大门前爆响，蒲松龄从沉思中惊醒，有人在轿前催促：“三相公，快下轿，过门啦！”

蒲松龄身披红绸，桂枝面蒙头红，分别在宾相的导引下，踏上红毡，越过马鞍，走到院中香案前，并排而立。司仪高声喧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夫妇行礼如仪，松龄手牵长长的红绸，缓缓地带领新娘步入洞房，洒满金星的橙红对联耀眼欲花，门楣上书：“天作之合”，喜联是：“五色云临门似彩，七香车拥轡如琴。”四壁上挂满了五彩纷呈的喜幛，松龄的长辈题款“大德望敏吾公令郎松龄结婚志禧”松龄的朋友则题“松龄兄燕尔新婚志禧”字样，所有幛心全是喜庆的祝词：“香飘金屋”、“陶朱遗风”、“锦堂燕喜”、“月桂生香”、“红叶题诗”、“合璧连珠”、“鸾凤和鸣”、“龙凤呈祥”……他尤其注意的是好友张笃庆、李尧臣的题词，一为“文定厥祥”，一为“琴瑟友之”。

“松龄哥，快给俺新嫂子揭蒙头红啊！”松龄的妹妹秀菊催促

着。

蜂拥而入的堂弟们、左邻右舍的后生们，甚至远房同宗的叔叔、兄长都来闹房。淄川风俗，新婚之日闹媳妇是不分老幼的。松龄走进套间，新娘早已蒙着头红在本漆床沿上端坐。床上只有光席，被褥都锁在崭新的衣箱里。松龄的妹妹秀菊和另一名姑娘紧倚在新娘身旁，免得那些轻薄男子们对新娘的不恭。

“三哥，还愣着干啥？快！”秀菊向松龄示意揭去蒙头红。

松龄抑制着内心的羞怯和激动，慢慢地挪步靠近新娘子，徐徐伸出手去，当手指接触到“蒙头红”的边缘，几十双眼睛都闪着灼灼的亮光，有的还张大了嘴巴，弯腰曲背等待一睹新娘的丰采。

蒙头的红绫被轻轻揭开，先露出紧抿的樱唇，继而露出小巧美丽的鼻翼，再往上呢，纷披的刘海复盖着一对睫毛低垂的秀目，似是掩盖着两湾浅浅的小湖，那轻俏入鬓的两道月儿似的细眉仿佛没有飞扬过，也没有蹙蹙过，那么平静地弯在那儿，随着松龄的一声低唤：“哎，别怕……”头上的红绫儿全部撩了下来，桂枝蓦地睁开眼睛，似在湖面上升起两颗银星！只是那么温柔的一瞥，又躲进了长长的睫毛后面了，这是一双亲切和善静如秋水的眼睛，谁看到这双眼睛，都会打消戏谑的念头，收敛起轻薄的举动，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呆立在洞房里不知如何是好了。新娘子落落大方地从床席下面取出一把把火烧儿、红枣儿、花生、栗子分散给他们。

“松龄哥，在新嫂子面前给大伙讲个故事吧！”东邻的玉柱打破了沉默。

这一下引起了大伙儿的兴趣，异口同声地央求说：“好啊！”“松龄哥，快讲呀！”人越挤越多，室内的椅子、凳子、小杌子都坐满了，没地方坐的就挤在炕沿上，把新娘子围困在了墙旮旯里。

蒲松龄环视一下大家的期望神情，看来非讲不可，便讲起《史记》中的《游侠列传》，桂枝静悄悄地坐在人墙后面、目不旁瞬地凝视着松龄，她有点儿惊讶：他那深邃而幽默的眼睛，一笑就眯成两道缝儿，那操着浓重的淄川口音的嘴巴一张一合，竟有讲不完的美妙而神奇的故事，她暗自庆幸自己找了这么个如意郎君……

三星偏西了，亲朋陆续离开了新房，红烛灼灼地跳动着，把一对新人的丽影投映在窗棂上，玉柱和几个小伙子，悄然来到窗前，用手指戳破窗纸窥视。室内，松龄和桂枝无言对坐，寂若无人。

松龄从魔幻般的奇闻轶事里回到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设就的结婚现状，思绪又有些纷乱了。他的新婚妻子坐在身边默默无言，埋着脸儿，松龄便起身从书箱里取出一摞线装书，翻开《李太白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觉得与洞房花烛大异其趣；随后又掀开李清照的《漱玉集》，真有点“剪不断，理还乱”了。他偷觑了桂枝一眼，正巧桂枝羞涩地抬眼看他，两人的视线触电般地又闪开了。

他和她在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她怎么不说一句话？你和我终究结为夫妻了，你总该心满意足了吧？”他想。

“相公，忙碌了一天，也该歇息了，我知道你一刻也不肯荒疏了学业，可你不睡，我也不睡……”她起身轻轻地剪掉了一截燃黑的烛芯，烛花陡然明亮了。

“红袖添香夜读书……”松龄顿时想起一句古人的诗。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桂枝觉得今宵能陪伴夫婿夜读，是再欣慰不过的。

“我为啥不跟她说句话呢？她毕竟是个弱女子呵，也是受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呵！她有何罪过呢？”松龄暗自思忖。

“读吧，夫君，我知道明年就要科考，一寸光阴都十分宝贵，请你放心，今后家中一应大小活儿，我都承担起来，不劳你分神……”桂枝在心里细细盘算。

“松龄，再不要对人家冷冷淡淡的，她嘴上不说，心里也是苦的，且不可做寡情无义之人，大丈夫当以道德文章激昂青云……”松龄放下书本向桂枝瞥了一眼，第一次呼出她的名字：“桂枝，别陪我熬夜了，你快歇息吧。”

“不，相公还在夜读，我怎能去睡？”桂枝羞赧地浅浅一笑，脸儿又深深地埋下了。

“时教玉人顾念，音未响，羞晕上朱颜。看她颤颤如花，亭亭似柳，默默情无限……”蒲松龄暗自道，合了书本，朝桂枝走去。

洞房里，红烛灼灼；窗外，细雨濛濛。

两个人并排躺着，中间隔着一道沟，楚河汉界似的，他无言，她也不响，闷了好久，还是松龄先开口：“桂枝，今天是什么日子？”

桂枝说：“还用问吗？从今日起，俺就是你的人了……”忽觉脸上一阵羞臊，忙用手蒙上眼睛。

松龄也觉心中一阵骚动，同时感到下体有些鼓涨，但破题儿第一遭，不可鲁莽行事，仍然忍着不动。

沉默了好久，桂枝眯着眼睛佯装睡着了，松龄侧身瞟她一眼，轻声问：“你睡着了？”

桂枝羞赧地“嗯”了一声。

“咱熄灯睡吧？”

“随便你……”

灯熄了，又是好久的沉默，院中传来公鸡的第一声鸣叫。隔不一会儿，桂枝却低声哭泣起来。

松龄惊问：“桂枝，你怎么啦？我并没对你……失礼呀！”

桂枝说：“相公并没有失礼，是我不配给相公做媳妇……呜呜……”又哭起来。

“这是哪里话？我……”

“相公若是不嫌弃我，就……快睡吧……”

“咱这不是睡了吗？”

“我说的是男女之事，相公没见，睡觉前婆婆为我铺下一块白布，要验看我的处女红……”

松龄一下明白了，自己真是书呆气十足，既为夫妻，却羞于云雨，桂枝竟把自己的懦弱视为清高，在洞房花烛夜伤心垂泪，过错全在自己，想到这里，忽然打了一个喷嚏，按捺不住地兴奋起来，掀开自己的薄被，伸手去探桂枝，桂枝的被子却早已撩到一边去，只摸到两颗饱鼓嫩滑的小山包，不由自主地往下滑……

## 第 二 回 幸遇恩师

燕尔新婚，并没有使松龄忘情于举业。他从好友张笃庆那里得知：山东学政使施闰章仍然担任今年（顺治十五年）道试的主考官，这更加激发他奋力举业，冀博一第，但他眼下还是白丁，连县试、府试两道考关还未曾过呢！他与住处相近，过从甚密的好友李尧臣（字希梅）十分羡慕他们的莫逆之交张笃庆（字历友）文星高照。笃庆比松龄小三岁，与尧臣同年，但却在顺治十四年春连中两元后，参加道试，幸遇大文豪施闰章先生，他当场宣布：除八股时艺外，考生中“能做诗赋者，许各展所长。”十五岁的张笃庆，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即向主考大人“请题赋诗，”施大人命“画牛为题”，张笃庆挥笔立就，施大人看后欣然含笑，当即宣布：“你考取秀才了！”张笃庆喜泪潸然，叩头拜谢，他在诗中表达知遇之恩：“一日遇知己，终身念旧恩！”

“历友兄，我与希梅祝贺你捷足先登！”松龄拉着尧臣向笃庆举杯祝贺。

“预祝二位兄长后来居上！”笃庆举杯回敬。

在李希梅家中，三位好友聚首在“醒轩书斋”，寒梅的疏影在窗纱摇曳，玉兰的幽香随春风飘逸，文朋诗友们或切磋时艺，或乘兴联句有时通宵达旦，以求春风得意，得到施大人的垂青。

少负不羁之才的蒲松龄与勤学苦读的李希梅通过县、府两级考试，松龄均以首名，希梅也均以前五名的成绩跃登龙虎榜。二人雄心勃勃，以“矫首跃云津”相期，带上考篮和衣物，驱马前往距淄川二百余里之遥的济南府参加山东学道童子试，寄宿在大



明湖畔鹊华桥边的一家客栈。客房里早已住满了从各府、县赶来的考生，他们或去游山玩水，或在伏案习文，或在准备文房四宝，或在讲述沿途见闻，松龄和希梅不由得凑了过去，听讲故事。

一个从栖霞来的考生形容凄惨地说：“……晚生前来赶考之际，恰遇莱州总兵率领满汉兵勇进剿于七，真是杀人如麻，惨不忍睹。晚生躲在死人堆里，才幸免于难，可谁知道又险些被野狗拖了去，你瞧这胳膊，就是让野狗咬破的！”他捋起袖口，果然包扎着布片，十几个围观者都探头张望，其中一名胡须斑白的考生摇头叹喟：“唉！乱世之民，不如太平之犬哪！老哥来自德州，路上听到这么一件蹊跷事儿，有个河北来的士兵寻找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怎么也找不到，就抢了一个民妇，准备带回去，一路上，那民妇哭哭啼啼的，不料遇到一个商人从客店里跑出来，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个啼哭的民妇，对那士兵说：“你要干什么？她是我老婆呀！”那民妇一头扑在商人怀里痛哭起来，那士兵唯恐他们重叙旧情，拉起那妇女就要上路，商人恳求那士兵允许他们夫妻吃顿饭，就此分手，说我也另外买了一位从河北逃难来的妇女作了媳妇。士兵听了他已有了妻子，就答应了他们，自己也顺便赚杯酒喝。谁知到了客店，商人的后妻走迎出来，一见那士兵，大惊失色，叫了声“夫君！”也顾不得羞涩，抱住丈夫就哭起来。最后，四个人大哭一场，交换了妻子就各自上路了……”

考生们一阵阵唏嘘感叹，松龄神情惨沮地回到客房，闷声不语，呆呆地沉思。

“蒲兄，你怎么啦！”希梅以为他病了，倒一杯茶水端到松龄面前。

“荒年乱世，民不聊生，我想把听到故事记录下来。”松龄说着就去拿考篮，取出纸墨、笔砚。

希梅凝视着松龄，深澈的眸子流露出忧虑，劝阻道：“弟以为

不可造次，如今文网甚密，天下有识之士无不缄口，你我还是温习课业，准备明天应考吧！”

松龄不便拂逆好友的规劝，默然点头，双手支颐，眼前总是浮现出栖霞考生伏卧尸丛的惨象……两对夫妇辗转相聚的情境……他无法遏制挥笔纪实的欲望，但又怕希梅为自己耽心，他觉得头脑里犹如塞了一团乱麻，昏沉沉地说：“希梅，咱们去大明湖走走去！”

“好的。”希梅收拾起文具、书籍，带上门陪松龄出去了。

他们沿着小布政司街走了一段路，春花稚柳，小桥流水怎么也引不起松龄的兴致，复又返回鹊华桥边，希梅雇了一只小船，荡桨划向历下亭，领略一下“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情趣，然后向铁公祠划去，那位明初敢于抵抗燕王的铁铉，侠肝义胆，至今犹被人缅怀，到祠内进香的善男信女往来不绝，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松龄与希梅凭立在祠前，只见千佛山上的梵宇僧楼，苍松翠柏倒映入水！与大明湖畔的楼台花木溶荡在一起，水面上浮动着团团荷叶，荷花正含苞待放，而那纤纤的柳丝却云烟般环绕湖畔，犹如绿色的屏障。

希梅笑道：“蒲兄，看到了吗？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松龄淡淡地一笑：“看到了，咱们回去吧。”

二人舍舟登岸，忽见一群人慌里慌张地奔涌而来，人声嘈杂中，一队清兵押解着一名说书女艺人缓步走来，那姑娘看去不过十六七岁，一缕青丝咬在口中，遮盖不住腮颊上的血痕，她被反绑双手，由两名如狼似虎的清兵提臂按肩，向小布政司街走去……过路人窃窃私语。

“还我女儿呵！还我女儿啊！”后面赶来一位老艺人，踉踉跄跄地哭喊着：“她无罪呀！她无罪！”跑到前面，拦路跪下。